

卷第一百九十二 驍勇二

來瑱 哥舒翰 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業 馬勛 汪節 彭先覺 王俳優 鍾傅

墨君和 周歸祐 王宰

來瑱

唐來瑱，天寶中至贊善大夫，未為人所知。安祿山叛逆，召朝臣各舉智謀果決才堪統眾者。左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橫才略。表入，即日召見，稱旨，拜潁川太守，充招討使，累奏戰功。肅宗繼位，以瑱武略，尤加任委。北收河洛，屬群賊蠱起，頻來攻戰，皆為瑱所敗。賊等懼之，號為來嚼鐵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哥舒翰

唐哥舒翰捍吐蕃，賊眾三道從山相續而下，哥舒翰持半段折槍，當前擊之，無不摧靡。輸入陣，善使槍，追賊及之，以槍搭其肩而喝。賊驚顧，翰從而刺其喉，皆高三五丈而墜。家僮左車年十五，每隨入陣，輒下馬斬其首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馬璘

唐廣德元年，吐蕃自長安還至鳳翔，節度孫守直閉門拒之。圍守數日，會鎮西節度馬璘領精騎千餘，自河西救楊志烈回，引兵入城。遲明，單騎持滿，直衝賊眾。左右願從者百餘騎。璘奮擊大呼，賊徒披靡，無敢當者。翌日，又逼賊請戰。皆曰：「此將不惜死，不可當，且避之。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白孝德

唐白孝德為李光弼偏將。史思明攻河陽，使驍將劉龍仙卒騎五千，臨城挑戰。龍仙捷勇自恃，舉足加馬鬣上，謾罵光弼。光弼登城望之，顧諸將曰：「孰可取者？」僕固懷恩請行，光弼曰：「非大將所為，歷選其次。」左右曰：「孝德可。」光弼召孝德前，問曰：「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？曰：「獨往則可，加人多不可。」光弼曰：「壯哉！」終問所欲，對曰：「願備五十騎於軍門，候入而繼進，及請大眾鼓噪以假氣，他無用也。」光弼撫其背以遣之。孝德挾二矛，策馬截流而渡。半濟，懷恩賀曰：「克矣。」光弼曰：「未及，何知其克？」懷恩曰：「觀其攬跋便僻，可萬全。」龍仙始見其獨來，甚易之，足不降鬣。稍近欲動，孝德搖手止之，若使其不動，龍仙不之測。又止龍仙。孝德曰：「侍中使予致詞，非他也。」龍仙去三十步，與之言，褻罵如初。孝德伺便，因瞋（「瞋」原作「瞋」，據明抄本改）目曰：「賊識我乎？」龍仙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國之大將白孝德。」龍仙曰：「是豬狗乎？」發聲虓然，執矛前突，城上鼓噪，五十騎亦繼進。龍仙矢不及發，環走堤上，孝德逐之，斬首提之歸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正己

唐李正己本名抱玉。侯希逸為平盧軍帥，希逸母即正己姑也。後與希逸同至青州，驍健有勇力。寶應中，軍中討史朝義，至鄭州。回紇方強恣，諸節度皆下之。正己時為軍候，獨欲以氣吞之，因與角逐，眾軍聚觀。約曰：「後者批之。」即逐而先，正己擒其領而批其頰，回紇屎液俱下。眾軍呼突，繇是不敢暴。會軍人逐希逸，希逸奔走。眾立正己為帥，朝廷因授平盧節度使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嗣業

唐李嗣業領安西北庭行營，常為先鋒將，持棒衝擊，眾賊披靡。與九節度圍賊，因中流矢，數日瘡欲愈。臥於帳中，忽聞金鼓聲亂。問之，知戰。因闕，瘡中血如注，奄然而卒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馬勛

唐德宗欲幸梁洋，嚴振遣兵五千至周至以俟南幸。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，輸款於李懷光，朝廷憂之。會梁州將馬勛至，上臨軒與之謀。勛曰：「臣請計日至山南，取節度符召之；即不受召，臣當斬其首以覆命。」上喜曰：「幾日當至？」勛剋日時而奏，上勉勞而遣之。勛既得振符，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。用誠以為未知其叛，以數百騎逐勛。勛與俱之傳舍。用誠左右森然。勛曰：「天寒且休。」軍士左右皆退，勛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，軍士爭附火。勛乃令人從容，出懷中符示之曰：「大夫召君。」用誠惶駭起走，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。不虞用誠之子居後，引刀斫勛。勛左右俱承其臂（「臂」原作「背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刀不甚下，微傷勛首。遂格殺其子，而僕用誠於地，令壯士跨其腹，以刀擬其喉曰：「聲則死之！」勛馳就其軍，營士已被甲執兵。勛大言曰：「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，棄之從人反逆，將欲滅汝族耶？大夫使我取張用誠，不問汝輩。乃何為乎？」眾懼伏。於是縛用誠，遣送洋州，振杖殺之。拔其二使總其眾。勛以藥自封其首，來覆命，愆約半日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汪節

太微村在績溪縣西北五里。村有汪節者，其母避瘡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，因假寐，感而生節。節有神力，入長安，行到東渭橋，橋邊有石獅子，其重千斤。節指而告人曰：「我能提此而擲之。」眾不信之。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，眾人大駭。後數十人不能動之，遂以賂請節，節又提而致之故地。尋而薦入禁軍，補神策將軍。嘗對御，俯身負一石碾，置二丈方木於碾上，木上又置一床，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，奏曲終而下，無厭重之色。德宗甚寵惜，累有賞賜。雖拔山拽牛之力，不能過也。（出《歙州圖經》）

彭先覺

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。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、宋令文、馮師本角力。博通堅臥，命三人奪其枕。三人力極，床腳盡折，而枕不動。觀者逾主人垣牆，屋宇盡壞，名動京師。嘗與家君同飲，會暝，獨持兩床降階，就月於庭。酒俎之類，略無傾泄矣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王俳優

唐乾符中，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。每遇府中饗軍宴客，先呈百戲。王生腰背一船，船中載十二人，舞河傳一曲，略無困乏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鍾傳

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，自云江夏人，少游湖湘，又客於鍾陵十數年。嘗說江西鍾傳，本豫章人，少倜儻，以勇毅聞於鄉里。不事農業，恒好射獵。熊鹿野獸，遇之者無不獲焉。一日，有親屬酒食相會，傳素能一飲。是日大醉。唯一小僕侍行，比暮方歸。去家二里，溪谷深遂，有虎黑文青質，額毛圓白，眈眈然自中林而出。百步之外，顧望前來。僕夫見而股栗，謂傳曰：「速登大樹，以逃生命。」傳時酒力方盛，膽氣彌粗。即以僕人所持白梃，山立而拒之。虎即直搏傳，傳亦左右跳躍，揮杖擊之。虎又俯伏，傳亦蹲踞。須臾，復相拿攫。如此者數四。虎之前足，搭傳之肩，傳即以兩手抱虎之項，良久。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，傳之勇無以展其心計。兩相擊據，而僕夫但號呼與其側。其家人怪日晏未歸，仗劍而迎之。及見相捍，即揮刃前斲。虎腰既折，傳乃免焉。數歲後，江南擾亂，群盜四集，傳以鬥虎之名，為眾所服，推為酋長，竟登戎帥之任，節制鍾陵。鎮撫一方，澄清六郡。唐僖昭之代，名振江西。官至中書令。（出《耳目記》）

墨君和

真定墨君和，幼名三旺。世代寒賤，以屠宰為業。母懷妊之時，曾夢胡僧攜一孺子，面色光黑，授之曰：「與爾為子，他日必大得力。」既生之，眉目稜岸，肌膚若鐵。年十五六，趙王鎔初繼位，曾見之，悅而問曰：「此中何得崑崙兒也？」問其姓，與形質相應，即呼為墨崑崙，因以皂衣賜之。是時常山縣屢為並州中軍所侵掠，趙之將卒疲於戰敵，告急於燕王李匡威，率師五萬來救之。並人攻陷數城。燕王聞之，躬領五萬騎，徑與晉師戰於元氏。晉師敗績。趙王感燕王之德，椎牛釀酒，大犒於槁城。輦金二十萬以謝之。燕王歸國，比及境上，為其弟匡儔所拒。趙人以其有德於我，遂營東圍以居之。燕主自以失國，又見趙主之方幼，乃圖之。遂從下矣上伏甲。（明抄本「從下矣上伏甲」作「遂矣伏兵」，「矣」疑作「以」）。俟趙王且至，即使擒之。趙王請曰：某承光代基構，主此山河，每被鄰寇侵漁，困於守備。賴大王武略，累挫戎鋒，獲保宗祧，實資恩力。顧惟幼懦，鳳有卑誠，望不忽忽，可伸交讓。願與大王同歸衙署，即軍府必不拒違。「燕王以為然，遂與趙王並轡而進。俄有大風並黑雲起於城上。俄而大雨，雷電震擊。至東角門內，有勇夫袒臂旁來，拳毆燕之介士。即挾負趙主，逾垣而走。遂得歸公府。王問其姓名，君和恐其難記，但言曰：「硯中之物，王心志之。」左右軍士，既見主免難，遂逐燕王。燕王退走於東圍，趙人圍而殺之。明日，趙王素服哭於庭，兼令具以禮斂。仍使告於燕主。匡儔忿其兄之見殺，即舉全師伐趙之東鄙。將釋其憤氣，而致十疑之書。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。其略曰：營中將士，或可追乎？天上雷霆，何人計會？詞多不載。趙主既免燕主之難，召墨生以千金賞之，兼賜上第一區，良田萬畝，仍恕其十死，奏授光祿大夫。終趙王之世，四十年間，享其富貴。當時閭里，有生子或顏貌黑丑者，多云：「無陋，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？」（出《劉氏耳目記》）

周歸祐

燕之舊將周歸祐，薊門更變之際，以劍柱心，刃自背出而不死。奔於梁，為騎將之先鋒焉。十五年，夾河百戰，通中之瘡，往往遇之。後唐莊宗入洛，為仇者於獵場席地俾坐，滿挽而射，貫腋而出，創愈無恙。仕至郡牧節度留後。竟死於牖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王宰

丁丑歲，蜀師戍於固鎮。有巨師曰費鐵觜者，本於綠林部下將卒（明抄本「卒」作「率」）。其人也，多使人行劫而納其貨。一日，遣都將領人攻河池縣。有王宰者（失其名）少壯而勇，只與僕隸十數輩止於公署。群盜夜至，宰啟扉而俟之，格鬥數刻，宰中鏃甚困，賊將逾其闕。小僕持短槍，靠扉而立，連中三四魁首，皆應刃而僕，腸胃在地焉。群盜於是舁屍而遁。他日，鐵觜又劫村莊，才合夜，群盜至村。或排闥而入者，或四面壞壁而入，民家燈火尚瑩煌。丈夫悉遁去，唯一婦人以勺揮釜湯潑之，一二十輩無措手，為害者皆狼狽而奔散。婦人但秉勺據釜，略無所損失。旬月後，鐵觜部內數人，有面如瘡癩者，費終身恥之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